

孤兒

〔蘇聯〕萬·華西萊芙斯卡亞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〔蘇聯〕萬·華西萊芙斯卡亞

孤 兒

（原名“在頂樓上的房間”）

姆·特羅波夫斯基 俄譯
葉·特羅波夫斯基
高 思 永 中譯



斯·拍克爾熱夫斯卡雅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小說是蘇聯女作家萬·華西萊芙斯卡亞在一九四〇年寫的。她原籍波蘭，書裏寫的是解放前波蘭的情形。

書裏寫：貧民窟裏有四個孩子，無父無母，靠最大的女孩去做童工來維持生活，非常困苦。靠着工人們的幫助，和窮苦鄰人們的照顧，他們才勉強強強活了下來，逐漸長大，參加勞動。同時書裏也寫出孩子們在勞動人民當中，怎樣養成愛勞動和正直的性格。

В. Василевская

КОМНАТА НА ЧЕРДАКЕ

Детгиз 1940

原文是用波蘭文寫的，中譯本據俄譯本轉譯。

書號：譯 0145 88 千字 定價(4)三角六分

孤 兒 (高)

著 者	萬·華西萊芙斯卡亞
俄 譯 者	姆·特羅波夫斯基 葉·特羅波夫斯基
中 譯 者	高 恩 永
繪 圖 者	斯·扎克爾熱夫斯卡雅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 刷 者	上 海 蔚 文 印 刷 廠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1955年12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1—20200

開本787×1092耗1/28 印張45/7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目 錄

重要人物表

1. 決定.....	1
2. 腳踏車.....	7
3. 失火.....	13
4. 紫丁香.....	20
5. 不幸的事故.....	27
6. 哈伊莫克.....	34
7. 卡林諾夫斯卡雅老太太.....	41
8. 普通的花布.....	47
9. 樅樹節.....	54
10. 小車.....	65
11. 背心.....	72
12. 海略.....	78
13. 信.....	85
14. 回來.....	94
15. 生日.....	100
16. 司機.....	107
17. 新的住所.....	113
18. 走進生活.....	120



1. 决 定

安卡疲倦得幾乎要倒下來了。可是，這會兒她還得安排老哭個不停的阿達斯去睡覺，安慰安慰淑霞，並且得把房間稍微收拾一下。她的眼睛火辣辣的：她自己也打算像他的小弟弟那樣哭一場呢。可是不行。現在她不應該忘掉她是家裏年紀最大的一個，不應該忘掉遺留下來的這三個孩子要她照管呀。伊格那斯雖然已經是個大孩子了，可是還不能把他當做大人。

“現在應該睡覺了，阿達斯，我馬上給你鋪床。你瞧，鋪得多好啊！”

“我不要睡嘛，”小孩子任性地說。

“要睡，你一定要睡了，”安卡讓他坐上椅子給他脫鞋，一面親暱地勸他。

他睏極了，姊姊還沒給他脫掉衣裳，他的頭已經垂到胸前，並且毫不反抗地讓她抱上床去。

“你也躺下吧，淑霞！”

房門嘎吱響了一聲。伊格那斯走了進來。他那總是快快活活的臉，近來變得又嚴肅又冷冰冰，跟年齡不大相稱。

“你們還不睡嗎？”

“我已經安排阿達斯睡了。淑霞馬上就去睡。你也躺下睡吧。”

伊格那斯朝屋子的角瞥了一眼，母親那張鋪得平平的床就放在那裏。他的嘴唇顫動起來了。

“你不去睡嗎，安卡？”

“不。托比雅克太太還要我去一趟。她有話跟我講。”

已經躺在床上的淑霞招招手叫安卡到她身邊去。安卡向滿面淚痕的妹子俯下了身子。

“安卡，現在我們可怎麼好呢？”淑霞悄聲問，淚珠又順着她的面頰滾下來了。

“別哭了，親愛的，別哭！瞧你的眼睛都哭腫了。我們總要想法子對付過去的。已經發生的不幸事情，是挽回不過來了。只是你和我們大夥兒都應該堅強起來，振作起精神。要不然就會很困難。”

她在妹妹的身旁坐了一會兒，一直坐到她睡着了。不，無論他們怎樣振作，他們還是不會生活得輕鬆的。要知道自從父親死後，雖然媽媽也在工廠做工，可是他們也要盡量節省每一個錢，才能勉強維持生活。

而現在呢？媽媽哪兒也不去做工了，她永遠不會用她那瘦骨稜稜的手撫摸安卡的頭了，她永遠不能對着她非常心愛的小阿達斯微笑了。今天，黃土已經把她埋在墓裏了。他們這四個孤苦零仃的孩子就遺留了下來。

淑霞深深地、均勻地呼吸。大概她已經睡着了。安卡悄悄地走出房去，沿着“格支”響的樓梯往下跑到二層樓，就去叩鄰居家的門。

托比雅克太太的房間裏鬧嚷嚷地擠滿了人。好些鄰人都聚在她那兒閒聊。好心腸的胖女麵包師馬季里達看見安卡，就馬上啜泣起來。

“唉，我苦命的孩子，現在你們怎麼過啊！各位好心腸的人，她母親是個多麼善良的女人啊！可是却遭到了……丟下了四個小娃娃……”

“哦，安卡已經不是小孩子了，伊格那斯也大啦，”托比雅克太太插進嘴來果斷地說。

就在這一瞬間，安卡覺得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幼小和軟弱。眼睛重又充滿了淚水，可是她竭力抑制住自己，不讓哭出來。

“坐下吧，安卡，”主婦招呼她說，“流淚是沒用的。好歹總得給孤兒們想出一個辦法來。”

“孤兒”，安卡想了一想。是的，他們是孤兒……這兩個字用它本身所有的極大的沉痛向她壓下來。孤兒……父親去世了而媽媽活着的時候，倒還不會這麼強烈地感覺到。可是現在呢？這兩位仁慈的、親愛的人沒有了。再不會有人來關心大夥兒，照顧大夥兒了。

“我跟我常去洗衣服的那家醫生太太談過。她的丈夫假如能設法送阿達斯進孤兒院就好了。明天你應該到她家去跟她商量商量。”

安卡怔住了。她覺得她沒有聽明白。

“把阿達斯送進孤兒院去？”

“你幹嗎這麼驚奇呢？幾天之內這件事就會安排好的，那麼他就可以上大橋街去了。”

“上大橋街？”

“你怎麼了？難道你不知道孤兒院在大橋街嗎？門牌八號，在有小花園的房子裏。”

安卡使勁握緊了拳頭，甚至指甲都掐進手掌裏了。

“不！我不送阿達斯進孤兒院。”

托比雅克太太驚訝得拍了一下手。

“瞧你！那麼你怎麼安排這小孩子呢？要知道你們家所有的東西全給你母親的病耗光了。其餘的幾個孩子也要代他們考慮考慮。馬季里達可以把伊格那斯安排到麵包房去當學徒——他的吃食、住處就有着落了。關於淑霞呢，醫生太太的姊妹打聽過她，也許她會帶淑霞到索斯諾維察去替她照看孩子……”

安卡覺得這一切好像是一場夢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方才他們四個人還在一起的，——可是一下子就要飛散了，像小鳥兒從窩裏被拋出來似的。在變得空落落的屋子裏，她將做些什麼呢，沒有了淑霞的快活笑聲，沒有了阿達斯嘰哩咕嚕的小孩兒話，沒有了伊格那斯的故事——他常常會觀察院子裏和街道上任何有趣的事，然後講給大家聽，講得這樣好，真像按書本子唸呐！……還有，怎麼上學呢？母親曾經這樣渴想讓伊格那斯去上學，讓他唸完七年書……

她站了起來。她的聲音微微發抖：

“多謝你們的好意，多謝你們關心我們，爲安排我們的事奔走。但這是不可能的……我們要大家留在一塊兒……”

“怎麼能這樣呢？那麼你們靠什麼來生活呀？你自己都不知道在說些什麼話！”托比雅克太太把雙手交叉在身前藍條紋的圍裙底下，她惱怒了。

“工長答應錄用我進工廠。我將來得到的工錢雖然不會像母親一樣多，但是總能掙些錢呀。我們就馬馬虎虎過下去。”

“進工廠？你會筋疲力盡，像你母親那樣把健康毀了的。”

“這麼小……”

“她幹不了……”

安卡咬緊了牙齒，站在可憐她的鄰人們中間。她自己也害怕工廠，怕撐不住。她跟工長談的時候，給自己增加了兩歲年紀。因為她長得結實、高大，工長倒相信了，要不然工長認為她年紀太小，就會不錄用她的呀。鄰人們不在這個時候去鼓勵鼓勵她，反而像烏鴉似地向她報凶信……她知道他們這樣做，是由於可憐她，但是她總想趕快離開這裏，回家去。

“喏，就算你真要進工廠做做看，阿達斯也仍舊是送出去的好。因為沒有人照顧孩子。你總以為在那裏可以賺得成堆的錢，才不是這麼回事兒。你要工作就去工作，可是孩子們就像我勸告你那麼安排吧。要不然你會受不了的，安卡，你會受不了的！”

“我試試看，”安卡低聲地說。“但是我們一定要住在一起，像從前那樣。”

她不再聽鄰人們講下去，就告別出來了。她費勁地上樓去。一團疑慮向她襲來：她擔負得了嗎？她能把失去了父母的家庭保持住，不讓它支離破碎嗎？

安卡輕輕地開開房門。時鐘在黑暗裏滴滴嗒嗒響。她仔細聽着沉睡

中的孩子們的呼吸。

不，不，决不！他們決不能分離！她決不把任何一個弟妹送給陌生人去！哪怕累得腰痠背痛，她也必須，必須，必須支撐下去！一切都應當做得像媽媽不會故世，好像媽媽現在還跟他們在一起那樣。是的，他們是孤兒了，但願孤兒的一切艱難困苦都落到她身上，而別落到弟妹們身上去。她應當替代他們的母親！

安卡怕驚醒睡熟的孩子們，無聲息地點着了煤油燈。她拿起了豎在五層櫥上那張陳舊的、褪色的母親照片，久久地凝視着已經不在人世的、慈祥而可親的母親的容顏。她覺得母親在微笑，似乎很滿意女兒的決定。

此刻安卡深信她是做得對的。

阿達斯翻了一個身，說着夢話。她走到他身邊，溫柔地撫摸着柔軟的金色頭髮。

“我要把你養大，決不虧待你，決不把你送給陌生人，”安卡喃喃地說。

儘管她知道，將來她的負擔是沉重的，可是經歷了這可怕的一天之後的全部疲倦，彷彿一下過去了。疑慮也消散了。她感到自己有了信心和力量。

“我一定担負得起！”她再一次對自己、對睡着的孩子們、對用和藹的眼光從褪色的照片上瞅着她的母親這麼說。

2. 脚踏車

樓梯上傳來腳步聲。淑霞向門口跑去。不錯，這是安卡回來了。她走得慢吶！她一定太累了。

“喂，你們怎麼樣啊？阿達斯在家沒鬧吧？”

“沒鬧，”阿達斯注意地瞧着姊姊手裏的紙包說。“那裏是什麼東西？”

“沒什麼！”安卡笑嘻嘻地逗着他。

“這好像是給我的東西！這是給我的！”阿達斯歡天喜地的，一面跳上椅子想攀住姊姊舉着的手。“有囉！我够到了！是糖！”

“薄荷的！安卡，是薄荷的嗎？”

“當然是薄荷的！”

淑霞急忙從烤爐裏把鍋子拿出來，替姊姊把甜菜湯盛進盆子裏。

“嘿！你們瞧瞧，她煮了多麼好吃的午餐吶！”

安卡愉快地跟淑霞和阿達斯談着話，然而她內心却很不安寧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她到工廠幹了一星期的活，頭一次領到工錢。應該算算看是不是够全部家用。工錢裏又被扣去了一些來賠償紡壞的紗錢，因此她領到的錢比她預期的更少了。

當阿達斯已經睡上床的時候，其餘三個孩子：安卡那烏溜溜的頭、淑霞和伊格那斯那淺黃色的頭都集在一塊，伏在桌子上煤油燈照亮的一圈窄窄的光亮中。

“應該把房租錢留出來……”

伊格那斯在那裏聚精會神地記下來。

“付給小舖子……”

“買煤的錢……”

“阿達斯的靴子送去修理……”

“現在來結算一下吧，一共多少錢。”

伊格那斯計算着。然後又核對一遍，免得有錯。

安卡把工錢放在桌上。

“不够用啊！”她用平時的聲音說。其實她已經完全沒法子。她根本忘記了阿達斯要縫鞋底的事……煤也用得比她想的還多。難道托比雅克太太果真說得不錯？

“那麼，阿達斯的靴子我們不用送去修了。至於房租可以等一等，不是還要到一號才付嗎？”淑霞泰然地說。

“對，可是靴子全是窟窿，阿達斯會着涼的。房錢一定要每星期都留出來，否則以後一下子從哪兒拿這末些錢來？”

淑霞唉聲嘆氣。安卡用兩手撐住頭，凝視着伊格那斯寫下的賬單。

“喂，今天不用傷腦筋了！我們先照賬單付給小舖子，房錢可以到下星期再想法子，”伊格那斯建議。“安卡，你不如早點睡吧。你只有在星期天才可能暢暢快快地睡足！”

“真的，沒有什麼辦法可想。錢反正不會自己增多的，”安卡這麼一想，也就去睡了。

早晨她醒來，陽光正像金帶似地鋪在淑霞洗得乾乾淨淨的地板上。
淑霞和阿達斯坐在桌子旁邊，小男孩在畫着什麼。

“啊，這回可睡够啦！把那沒睡好的時間補償過來了！”

“我們可老早就起來啦！怕吵醒你，我們只好靜靜地坐着，像二隻小耗子似的，”阿達斯說。

“像兩隻小耗子，不是像二隻小耗子！”安卡開玩笑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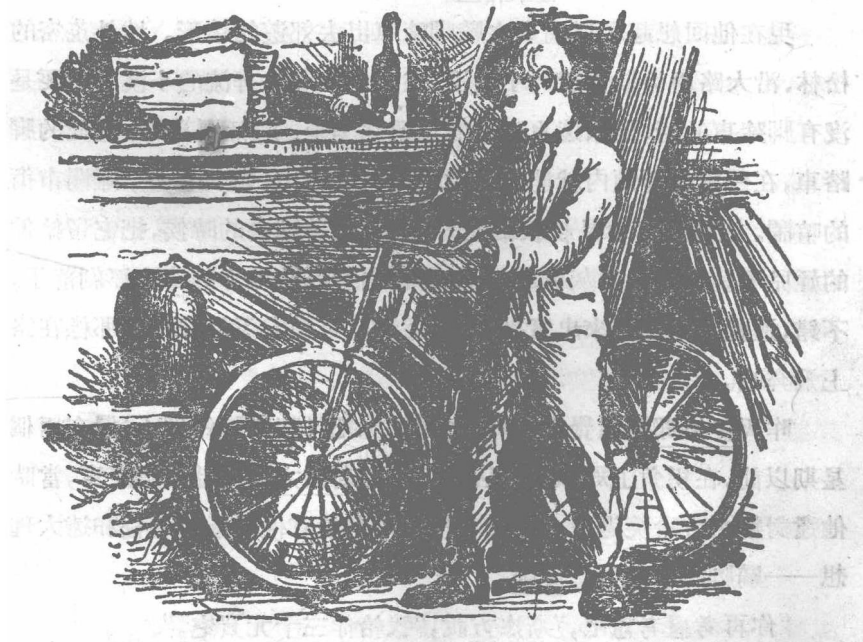
“像二隻小耗子更好嘛，”小男孩噘起小嘴唇，反對着。

安卡一邊兒說笑，一邊兒把水倒進洗臉盆裏去。

“伊格那斯在哪兒？”

“他一清早就不知跑到哪兒去了。大概是騎腳踏車出去的：我聽見他把腳踏車從雜物房裏推出去。”

安卡有點難過。她很想大夥兒在一起過這個星期天，可是伊格那斯



騎着腳踏車，跑得不知去向了。他得到這輛腳踏車已經一年多，對它怎麼也不會厭倦。老是騎來騎去。

“嗯，我們也出去溜溜吧！我們上公園去，好嗎？”

“上公園去！上公園去！上公園去！”阿達斯快樂得跳躍起來。

的確，這個時候伊格那斯正騎在自己的腳踏車上飛馳。他出了城，上了寬寬的大路。綠樹成蔭的林間小徑向前一直伸延到老遠的遠方。低矮的小房子深隱在長滿西蕃蓮的籬笆中。和風涼爽地吹拂着面孔。沿着平坦的道路馳向那因為淡霧而變得藍藍的遠方，這是多麼有趣啊！駕駛起來很順手的腳踏車平穩地疾馳着。

“我要再走遠點兒，”伊格那斯這樣想，“這是最後一回了！”

現在他回想起了以前幾次騎腳踏車出去郊遊的情形。城外茂密的松林、沿大路兩旁散佈着的小村子、在金色沙底上奔流的小溪……要是沒有腳踏車的話，他永遠也不會看見這些美景。這輛漂亮的、可愛的腳踏車，在一兩個鐘頭內就能帶他遠遠地離開城市，離開灰塵，離開市街的喧鬧。這輛腳踏車是叔叔給他的。叔叔上美國去的時候，把它留給他的姪兒了。在漂亮的灰色車架上，看得出有好些地方的漆已經剝落了，不錯，這就是兩三年來忠實効勞的痕跡呀。可是它還能像鳥兒那樣在路上飛奔啊。

昨天伊格那斯還覺得，無論怎樣不能把腳踏車讓給別人；還在兩個星期以前，在拐角上那家理髮店裏工作的斯杰方要向他買腳踏車，當時他還對斯杰方冷笑過呢。決不能賣！伊格那斯有他的遙遠遊程和遠大理想——騎腳踏車遊遍全波蘭。

“你再考慮考慮吧，”斯杰方說，“我給你三十元買它。”

可是伊格那斯愉快地吹了一聲唢呐，坐上腳踏車，就沒有目的地向前騎走了。這只是兩個星期以前的事。但是這兩星期內，在他生活中又發生了多少的變化啊！

三十元——這就够繳付房錢和修理阿達斯的鞋子了。支付這間狹窄的、只有一扇小窗子的房間的房錢，還不需要很多錢，而鞋匠又是熟識的，討價一向不貴。付這兩筆錢大概儘够了。安卡不用再發愁了。一星期的工作之後，她可以在星期天安安靜靜地休息休息，不必再動腦筋上哪兒去弄錢了。

輕風在道旁的柳樹間颯颯地響，好像說：

“你可永遠也不能在大路上飛跑了！永遠也不能在我們樹蔭下的小河裏邊洗澡了！人流經常在星期天湧向密林去透透新鮮空氣，那裏被紙屑和破瓶子弄得亂七八糟。現在你如果能徒步走到那些密林去，也已經很不錯了。你永遠聽不到風聲在耳邊颯颯響了……唉，這騎在腳踏車上的遠足啊！”

“可是憂鬱的安卡、老是哭的淑霞和着了涼的阿達斯呢！難道能不管嗎？”伊格那斯高聲地說得這麼響，一隻在路邊搖搖擺擺地走着的白鵝，甚至於驚嚇得拍起翅膀來了。

他笑起來，一轉身就往回走。他低低地俯伏在車把上，使出全身力氣來蹬着踏腳板，一陣風似地向城裏馳去，向這個顯露在眼前的、越來越清晰、越來越接近的城市馳去了。

進城以後他放慢了速度。不久就找到了斯杰方——他正在屋前的拐角上散步。

雙方交易成功了。伊格那斯一面叮叮噹噹弄響口袋裏的錢，一面走

回家去。

其餘的孩子已經散步回來。安卡在爐灶旁邊張羅，淑霞在忙着削土豆。

“你上哪兒去了？”

“噯——呀，說來話長吶……”

阿達斯馬上丟下了手裏兩塊小木板，他正用彎釘子想用力地把它們分開來。

“什麼？怎麼回事？”他懷着好奇心探問。“你講講吧！他馬上要給我們講故事啦！”他帶着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氣轉身向淑霞說，彷彿這就是他的功勞似的。

“喏，是這樣……我走出去散步……”

“大概是騎車出去的吧？”

“好，就算是騎車出去吧！我一個人在大路上走，突然從樹林裏跳出一個高個子的先生來……”

“怎麼樣呢？怎麼樣呢？”

“他很有禮貌地向我一鞠躬……”

“他向你鞠躬？”阿達斯覺得很奇怪。

“你這個小胖娃娃以為怎麼？自然是向我，伊格那斯·謝里斯基鞠躬，並不是對別人。接着說：‘先生，我可以獻給您一個小小的禮物嗎？我剛好有三十塊錢沒地方花……’”

“胡說八道！”淑霞怒冲冲地說。

“胡說八道？那這是什麼？”

安卡和淑霞驚愕地瞧着桌子上許多閃閃發亮的硬幣。

“這是什麼，伊格那斯？”

“付房租和縫鞋底的錢呀，”伊格那斯笑起來了。他的神情是這樣的幸福，彷彿在這一分鐘內，他完全忘記了耳邊風兒的颼颼聲、道路上空不住點頭的翠柳、溪流的潺潺聲以及還沒經歷過的、在前面等待着他的波蘭的遙遠路程。

“伊格那斯！你做了什麼事啦？”安卡擔心起來了。

“我把樓下的店主人打死了，”伊格那斯開玩笑地回答。

“你幹嗎把眼睛睜得這麼大呀？”

安卡奔出房去。聽得出她在隔壁雜物房裏移動東西。

“你把腳踏車賣了嗎，伊格那斯？”

“嗯，賣了！這有什麼？”

“沒什麼，”安卡說了，眼中含着晶亮的淚水。

她很瞭解，伊格那斯爲了付阿達斯縫鞋底的錢，爲了付房租，也就是爲了他們的錢、他們的家，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。她知道這種代價是清風的氣息、柳樹的細語和小河的汨汨聲，還有全國那些不可思議的、奇妙的遠道。可是在這些道路上，這輛曾經被伊格那斯的手操縱過的灰色腳踏車，已經永遠不能再行駛了。

3. 失 火

早晨六點鐘安卡就離家了。因爲到工廠去很遠，又不能花錢乘電車。七點鐘她就應該站在機器旁邊——這機器把白棉絮纏到很大的、嗡嗡響的紗軸上去。